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八

詳校官中書_臣潘有為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_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_臣李 樞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

報應二

司馬喬卿 孫壽

豆盧夫人 尼修行

高紙 白仁哲

宋義倫 李岡

王令望 陳惠妻

李觀

陳文達

竇德玄

王陟

何滌

張玄素

李丘一

司馬喬卿

唐大理司直河內司馬喬卿天性純謹有志行永徽中
為揚州司戶曹丁母憂居喪毀瘠骨立刺血寫金剛般
若經二卷未幾於廬側生芝草二莖九日長尺有八寸
綠莖朱蓋日漑汁一升食之味甘如蜜取而復生喬卿

同寮數人並目覩其事

出法苑珠林

孫壽

唐顯慶中平州人孫壽於海濱遊獵遇野火草木蕩盡
唯有一叢茂草獨不焚疑草中有伏獸遂燭之以火竟
不熟壽甚恠之入草中窺視乃獲一函金剛般若經其
傍又有一死僧顏色不變火不延燎蓋由此也始知經
像非凡所測孫壽親自說之

出法苑
珠林

李觀

唐隴西李觀顯慶中寓止滎陽丁父憂乃刺血寫金剛
般若心經隨願往生經各一卷自後院中恒有異香非

常馥烈鄰側亦常聞之無不稱歎中山郎徐合過鄭州
見彼親友具陳其事

出法苑
珠林

豆盧夫人

唐陳國寶公夫人豆盧氏芮公寬之姊也夫人信罪福
常誦金剛般若經未盡卷一紙許忽頭痛至夜逾甚夫
人自念儻死遂不得終經欲起誦之令婢然燭而火悉
已滅婢空還夫人深益歎恨忽見厨中有燭炬漸升堂
陛直入臥內去地三尺許而無人執光明若晝夫人驚

喜取經誦之有頃家人鑽鋸得火燭光即滅自此日誦
五遍以為常法後芮公將死夫人往視公謂夫人曰吾
姊以誦經之福當壽百歲生好處也夫人年至八十無

疾而終

出法苑珠林

尼修行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僮伍
五娘死後修行為五娘立靈座經月餘日其姊及弟於
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答曰

我生時於寺中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汚牀
席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
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不能縫衣汝太藍縷宜將布來
我為汝作衫及襪弟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即成又語其
姊曰兒小時染患遂殺一螃蟹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
林地獄肉中見有折刀七枚願姊慈愍為作功德救助
之姊煎迫卒難濟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并未壞
請以用之姊未報間乃曰兒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以

來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所斂之服也遂送淨土
寺寶獻師處憑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
出一刀凡寫七卷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業助
即往託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吳興沈玄法說淨土寺
僧智整所說亦同

出冥
報記

陳文達

唐陳文達梓州郫縣人常持金剛經願與亡父母念八
萬四千卷多有祥瑞為人轉經患難皆免銅山縣人陳

約曾為冥司所追見地下築臺問之云此是般若臺待

陳文達其為冥司所敬如此

出法苑珠林

高紙

高紙隋僕射頰之孫也唐龍朔二年出長安順義門忽逢二人乘馬曰王喚紙不肯從去亦不知其鬼使策馬避之又被驅擁紙有兄是化度寺僧欲往寺內至寺門鬼遮不令入紙乃毆鬼一拳鬼怒即拽落馬曰此漢大兇麓身遂在地因便昏絕寺僧即令舁入兄院明旦乃

蘇云初隨二使見王王曰汝未合來汝曾毀謗佛法且令生受其罪令左右拔其舌以犁耕之都無所傷王問本吏曰彼有何福德如此曰曾念金剛經王稱善即令放還因與客語言次忽悶倒如吞物狀咽下有白脉一道流入腹中如此三度人問之曰少年盜食寺家果子冥司罰令吞鐵丸後仕為翊衛專以念經為事

出報應記

白仁哲

唐白仁哲龍朔中為虢州朱陽尉差運米遼東過海遇

風四望昏黑仁哲憂懼急念金剛經得三百遍忽如夢寐見一梵僧謂曰汝念真經故來救汝須臾風定八十餘人俱濟

出報應記

寶德玄

寶德玄麟德中為卿奉使揚州渡淮船已離岸數十步見岸上有一人形容憔悴擎一小襪坐於地德玄曰日將暮更無船渡即令載之中流覺其有飢色又與飯乃濟及德玄上馬去其人即隨行已數里德玄怪之乃問

曰今欲何去答曰某非人乃鬼使也今往揚州追竇大
使曰大使何名云名德玄德玄驚懼下馬拜曰某即其
人也涕泗請計鬼曰甚媿公容載復又賜食且放公急
念金剛經一千遍當來相報至月餘經數足其鬼果來
云經已足保無他慮然亦終須相隨見王德玄於是就
枕而絕一宿乃蘇云初隨使者入一宮城使者曰公且
住我當先白王使者乃入於屏障後聞王遙語曰你與
他作計漏洩吾事遂受杖三十使者却出租以示公曰

喫杖了也德玄再三媿謝遂引入見一著紫衣人下階相揖云公大有功德尚未合來請公還出墮坑中於是得活其使者續至云飢未食及乞錢財並與之問其將來官爵曰熟記取從此改殿中監次大司憲次太子中允次司元太常伯次左相年至六十四言訖辭去曰更不復得來矣後皆如其言

出報
應記

宋義倫

唐宋義倫麟德中為虢王府典籤暴卒三日方蘇云被

追見王王曰君曾殺狗兔鴿今被論君筭合盡然適見
君師主云君持金剛經不惟減罪更合延年我今放君
君能不喫酒肉持念尊經否義倫拜謝曰能又見殿內
牀上有一僧年可五六十披衲義倫即拜禮僧曰吾是
汝師故相救可依王語義倫曰諾王令隨使者往看地
獄初入一處見大鑊行列其下燃火鑊中煮人痛苦之
聲莫不酸惻更入一處鐵牀甚濶人臥其上燒炙焦黑
形容不辨西顧有三人枯黑佇立頗似婦人向義倫叩

頭云不得食喫已數百年倫答曰我亦自無何可與汝
更入一獄向使者云時熱恐家人見斂遂去西南行數
十步後呼云無文書恐門司不放出遂得朱書三行字
並不識門司果問看了放出乃蘇

出報
應記

李岡

唐兵部尚書李岡得疾暴卒唯心上煖三日復蘇云見
一人引見大將軍蒙令坐索案看云錯追公有頃獄卒
擎一盤來中置鐵丸數枚復舁一鐺放庭中鐺下自然

火出鑪中銅汁湧沸煮鐵丸赤如火獄卒進盤將軍以讓岡岡懼云飽將軍吞之既入口舉身洞然又飲銅汁身遂火起俛仰之際吞並盡良久復如故岡乃前問之答云地下更無他饌唯有此物即吸食之若或不食須臾即為猛火所焚苦甚於此唯與寫佛經十部轉金剛經千卷公亦不來吾又離此岡既復生一依所約深加

敬異

出報
應記

王陀

唐王陀為鷹揚府果毅因病遂斷葷肉發心誦金剛經
日五遍後染瘴疾見羣鬼來陀即急念經鬼聞便退遙
曰王令追汝且止誦經陀即為歇鬼悉向前陀乃昏迷
欲絕須臾又見一鬼來云念經人王令權放六月既寤
遂一心持誦晝夜不息六月雖過鬼亦不來夜聞空中
有聲呼曰汝以持經功德當壽九十矣竟如其言

出報
應記

王令望

唐王令望少持金剛經還邛州臨溪路極險阻忽遇猛

獸振怖非常急念真經猛獸熟視曳尾而去流涎滿地
曾任安州判司過揚子江夜風暴起租船數百艘相接
盡沒唯令望船獨全後終亳州譙令

出報
應記

陳惠妻

唐陳惠妻王氏初未嫁表兄褚敬欲婚王氏父母不許
敬詛曰若不嫁我我作鬼必相致後歸於惠惠為陵州
仁壽尉敬陰恚之卒後王夢敬旋覺有娠經十七月不
產王氏憂懼乃發心持金剛經晝夜不歇敬永絕交鬼

胎亦銷從此日持七遍

出報應記

何滂

唐何滂天授初任懷州武德令常持金剛經至河陽水漲橋倒日已夕人爭上船岸遠未達欲沒滂懼且急念經須臾近岸遇懸蘆攀緣得出餘溺死八十餘人

出報應記

張玄素

唐張玄素洛陽人少持金剛經天授初任黃梅宰家有厄難應念而消年七十遘疾忽有花蓋垂空遂澡浴與

家人訣別奄然而卒

出報
應記

李丘一

唐李丘一好鷹狗畋獵萬歲通天元年任揚州高郵丞
忽一日暴死見兩人來追一人自云姓段時同被追者
百餘人男皆著枷女即反縛丘一被鑕前驅行可十餘
里見大槐樹數十下有馬槽丘云五道大神每巡察人
間罪福於此歇馬丘一方知身死至王門段指一胥云
此人姓焦名策是公本頭遂被領見王曰汝安忍無親

好殺他命以為已樂須臾即見所殺禽獸皆為人語云
乞早處分焦策進云丘一未合死王曰曾作何功德云
唯曾造金剛經一卷王即合掌云冥間號金剛經最上
功德君能書寫其福不小即令焦策領向經藏合驗至
一寶殿衆經充滿丘一試抽一卷果是所造之經既迴
見王知造有實乃召所殺生類令懇陳謝許造功德丘
一依王命願寫金剛經一百卷衆歡喜盡散王曰放去
焦策領出城門云盡力如此豈不相報丘一許錢三百

千不受云與造經二十部至一坑策推之遂活身在棺
中惟聞哭聲已三日余驚呼人至破棺乃起旬日寫經
二十卷了焦策來謝致辭而去尋百卷亦畢揚州刺史

奏其事敕加丘一五品仍充嘉州招討使

出報
應記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

報應三

于昶

裴宣禮

吳思玄

銀山老人

崔文簡

姚待

呂文展

長安縣繫囚

李虛

盧氏

陳利賓

王宏

田氏

于昶

唐于昶天后朝任并州錄事叅軍每至一更後即喘息流汗二更後愈妻柳氏將召醫工昶密曰自無他苦但晝決曹務夜判冥司事力不任耳每知有災咎即陰為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後丁母艱持金剛經更不復為冥吏曰極言此功德力令子孫諷轉後為慶州司馬年八十四將終忽聞異香非代所有謂左右曰有聖人迎我往西方言訖而沒

出報
應記

裴宣禮

唐裴宣禮天后朝為地官侍郎常持金剛經坐事被繫
宣禮憂迫唯至心念經枷鎖一旦自脫推官親訪之遂
得雪免御史任植同禁亦念經獲免

出報
應記

吳思玄

唐吳思玄天后朝為太學博士信釋氏持金剛經日兩
遍多有靈應後稍怠日夜一遍思玄在京病有巫褚細
兒言事如神星下祈禱思玄往就見細兒驚曰公有何

術鬼見皆走思玄私負知是經力倍加精勵日念五遍
兄疾醫無效思玄至心念經三日而愈思玄曾於渭橋
見一老人年八十餘著簾線服問之曰為所生母也思
玄怪之答曰母年四十三時有異僧教云汝欲長壽否
但念金剛經母即發心日念兩遍終一百七姨及鄰母
誦之並過百歲今遵母業已九十矣

出報
應記

銀山老人

饒州銀山採戶逾萬並是草屋延和中火發萬室皆盡

唯一家居中火獨不及時本州楊體幾自問老人老人對曰家事佛持金剛經

出報應記

崔文簡

唐崔文簡先天中任坊州司馬屬吐蕃奄至州城同被驅掠鑠械甚嚴至心念經三日鑠忽自開虜疑有奸箠具以實對問云汝有何術答云念金剛經復令鑠之念未終又解衆皆嘆異遂送出境

出報應記

姚待

唐姚待梓州人常持金剛經并為母造一百部忽有鹿
馴戲見人不驚犬亦不吠遂巡自去有人宰羊呼待同
食食了即死使者引去見一城門上有額遂令入見王
王呼何得食肉待云雖則食肉比元持經王稱善曰既
能持經何不斷肉遂得生為母寫經有屠兒李迴奴請
一卷焚香供養迴奴死後有人見於冥間枷鎖自脫亦

生善道

出報
應記

呂文展

唐呂文展開元三年任閬中縣丞雅好佛經尤專心持誦金剛經至三萬餘遍靈應奇異年既哀暮三牙并落念經懇請牙生如舊在閬中時屬亢旱刺史劉浚令祈雨僅得一遍遂獲沛然又苦霖潦別駕使祈晴應時便霽前後證驗非一不能徧舉

出報
應記

長安縣繫囚

唐長安縣死囚入獄後四十餘日誦金剛經不輟口臨決脫枷頭放光長數十丈照耀一縣縣令奏聞玄宗

遂釋其罪

出廣異記

李虛

唐開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功德移入側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閉封天下不信之徒並望風毀拆雖大屋大像亦殘毀之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虛嗜酒倔強行事違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報虛見大怒便約胥正界內毀拆者死於是一界並全虛為人好殺愎戾行必違道當時非惜佛宇也但以忿恨故全

之全之亦不以介意歲餘虛病數日死時正暑月隔宿
即歛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哭之夜久哭止聞棺中若
指爪戛棺聲初疑鼠未之悟也斯須增甚妻子驚走母
獨不去命開棺左右曰暑月恐壞母怒促開之而虛生
矣身頗瘡爛於是浴而將養之月餘平復虛曰初為兩
卒拘至王前王不在見階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經年
矣見虛拜問曰長官何得來虛曰適被錄而至吏曰長
官平生唯以殺害為心不知罪福今當受報將若之何

虛聞懼請救之吏曰去歲拆佛堂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大長官雖死亦不合此間追攝少間王問更勿多言但以此對虛方憶之頃王坐主者引虛見王王曰索李明府善惡簿來即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有二青衣童子亦隨文案王命啓牘唱罪階吏讀曰專好割羊脚吏曰合杖一百仍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虛曰去歲有敕拆佛堂毀佛像虛界內獨存之此功德可折罪否王驚曰審有此否吏曰無新息吏進曰有福

簿在天堂可檢之王曰促檢殿前垣南有樓數間吏登樓檢之未至有二僧來至殿前王問師何所有一答曰常誦金剛經一曰常讀金剛經王起合掌曰請法師登階王座之後有二高座右金左銀王請誦者坐金座讀者坐銀座坐訖開經王合掌聽之誦讀將畢忽有五色雲至金座前紫雲至銀座前二僧乘雲飛去空中遂滅王謂階下人曰見二僧乎皆生天矣於是吏檢善簿至唯一紙因讀曰去歲敕拆佛堂新息一縣獨全合折一

生中罪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罪簿軸中火出焚燒之盡王曰放李明府歸仍敕兩吏送出城南門見夾道並高樓大屋男女雜坐樂飲笙歌虛好絲竹見而悅之兩吏謂曰急過此無顧顧當有損虛見飲處意不能忍行佇立觀之店中人呼曰來吏曰此非善處既不相取信可任去虛未悟至飲處人皆起就坐奏絲竹酒至虛酌酢畢將飲之乃一杯糞汁也臭穢特甚虛不肯飲即有牛頭獄卒出於牀下以叉刺之洞胸虛遽連飲數杯

乃出吏引虛南入荒田小徑中遙見一燈炯然燈旁有大坑昏黑不見底二吏推墮之遂蘇李虛素性兇頑不知罪福而被酒違戾以全佛堂明非已之本心也然猶身得生天火焚罪簿獲福若此非為善之報乎與夫日夜精勤孜孜為善既持僧律常行佛言而不離生死未之有也

出紀
聞

盧氏

唐開元中有盧氏者寄住滑州晝日閒坐廳事見二黃

衫人入門盧問為誰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盧甚愕然問何故相追因求帖觀見封上作衛縣字遂開文字錯謬不復似人書怪而詰馬吏言奉命相追不知何故俄見馬已備在階下不得已上馬去顧見其屍坐在牀上心甚惡之倉卒之際不知是死又見馬出不由門皆行牆上乃驚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得與母妹等別行可數十里至一城城甚壯麗問此何城吏言乃王國即追君所司入城後吏欲將盧見王經一院過問此何院吏

曰是御史大夫院因問院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某盧
驚喜白吏曰此我表兄令吏通刺須臾便出相見甚喜
具言平昔延入坐語大夫謂曰弟之念誦功德甚多良
由金剛經是聖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議功德者也盧
初入院中見數十人皆是衣冠其後大半繫在網中或
無衣或露頂盧問此悉何人云是陽地衣冠網中悉緣
罪重第若能為一說法見之者悉得昇天遂命取高座
令盧昇坐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網中人已有出頭者

至半之後皆出地上或褒衣大袖或乘車御雲誦既終
往生都盡及入謁見王呼為法師致敬甚厚王云君大
不可思議筭又不盡歎念誦之功尋令向吏送之迴既
至舍見家人披頭哭泣尸臥地上心甚惻然俄有一婢
從庭前入堂吏令隨上階及前魂神忽已入體因此遂

活出廣
異記

陳利賓

陳利賓者會稽人弱冠明經擢第善屬文詩尤為時重

釋褐長城尉少誦金剛經每至厄難多獲其助開元中
賓自會稽江行之東陽會天久雨江水瀾漫賓與其徒
二十餘船同發乘風掛帆須臾天色昧暗風勢益壯至
界石竇上水決閼衆流而下波濤衝擊勢不得泊其前
輩二十餘舟皆至竇口而敗舟人懼利賓忙遽誦金剛
經至淙流所忽有一物狀如赤龍橫出扶舟因得上議
者為誦經之功

出廣
異記

王宏

王宏者少以漁獵為事唐天寶中嘗放鷹逐兔走入穴
宏隨探之得金剛般若經一卷自此遂不獵云

出廣異記

田氏

易州叅軍田氏性好畋獵恒養鷹犬為事唐天寶初易
州放鷹於叢林棘上見一卷書取視之乃金剛經也自
爾發心持誦數年已誦二千餘遍然畋獵亦不輟後遇
疾暴卒數日被追至地府見諸鳥獸周迴數畝從已徵
命頃之隨到見王問罪何多也田無以對王令所由領

往推問其徒十人至吏局吏令啓口以一九藥擲口中
便成烈火遍身須臾灰滅俄復成人如是六七輩至田
氏累三九而不見火狀吏乃怪之復引見王具以實白
王問在生作何福業田氏云初以畋獵為事王重問云
在生之時於易州棘上得金剛經持誦已二千餘遍王
云正此滅一切罪命左右檢田氏福簿還白如言王自
令田氏誦經繞三紙迴視庭中禽獸並不復見誦畢王
稱美之云誦二千遍延十五年壽遂得放還

出廣
異記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

報應四

李惟燕

孫明

三刀師

宋叅軍

劉鴻漸

張嘉猷

魏恂

杜思訥

龍興寺主

陳哲

豐州烽子

張鎰

崔寧

李惟燕

建德縣令李惟燕少持金剛經唐天寶末惟燕為餘姚
郡叅軍秩滿北歸過五丈店屬上虞江埭塘破水竭時
中夜晦暝四迴無人此路舊多劫盜惟燕舟中有吳綾
數百疋懼為賊所取因持一劒至舡前誦經三更後見
堤上兩炬火自遠而至惟燕疑是村人衛已火去船百
步便却復迴心頗異之愈益厲聲誦經亦竊自思云火
之所為得非金剛經力乎時塘水竭而塘外水滿惟燕

便心念塘破當得水助半夕之後忽聞船頭有流水聲
驚云塘濶數丈何由得破久之稍覺船浮及明河水已
滿對船所一孔大數尺乃知誦金剛經之助云惟燕弟
惟玉見任虔州別駕見其兄誦經有功因效之後泛舟
出峽水急櫓折船將欲敗乃力念經忽見一櫓隨流而
下遂獲濟其族人亦常誦金剛經遇安祿山之亂伏於
荒草賊將至思得一鞋以走俄有物落其背驚視乃新

鞋也

出廣
異記

孫明

唐孫明者鄭州陽武人也世貧賤為盧氏莊客善持金剛經日誦二十遍經二十年自初持經便絕葷血後正念誦次忽見二吏來追明意將是縣吏便隨去行可五六里至一府門門人云王已出巡吏因閉明於空室中其室從廣五六十間蓋若蔭雲經七日王方至吏引明入府王問汝有何福答云持金剛經已二十年王言此大福也顧謂左右曰昨得祇洹家牒論明念誦勤懇請

延二十載乃知修道不可思議所延二十載以償功也
令吏送還舍其家殯明已畢神雖復體家人不之知也
會獵者從殯宮過聞號呼之聲報其家人因爾得活矣
天寶末明活已六七年甚無恙也

出廣
異記

三刀師

唐三刀師者俗姓張名伯英乾元中為壽州健兒性至
孝以其父在潁州乃盜官馬往以迎省至淮陰為守過
者所得刺史崔昭令出城腰斬時屠創號能行刀再斬

初不傷損乃換利刀罄力砍不損如故創者驚曰我用
刀砍至其身則手懦不知何也遽白之昭問所以答曰
昔年十五曾絕葷血誦金剛經十餘年自寇亂以來身
在軍中不復念誦昨因被不測罪唯志心念經爾昭嘆
息舍之遂削髮出家著大鐵鈴乞食修千人齋供一日
便辦時人呼為三刀師謂是起敬菩薩

出廣
異記

宋叅軍

唐坊州宋叅軍少持金剛經及之官權於司士宅住舊

知宅凶每夕恒誦經忽見婦人立於戶外良久宋問汝
非鬼耶曰然又問幽明理殊當不宜見得非有枉屈之
事乎婦人便悲泣曰然言身是前司士之婦司士奉使
其弟見逼拒而不從因此被殺以氈裹屍投於堂西北
角溷廁中不勝穢積人來多欲陳訴俗人怯懦見形必
懼所以幽憤不達凶惡驟聞執事以持念為功當亦大
庇含識眷言枉穢豈不憫之宋云已初官位卑不能獨
救翌日必為上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掘地及溷

不獲其尸宋誦經婦人又至問何以不獲答云西北只校一尺明當求之以終惠也依言乃獲之壘內但餘骨在再為洗濯移於別所其夕又來拜謝歡喜謂曰垂庇過深難以上答雖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難養小者必能有後且有榮位兼言宋後數改官祿又云大媿使君不知何以報答宋見府君具叙所論府君令問已更何官至夕婦人又至因傳使君意云一月改官然不稱意當遷桂州別駕宋具白其事皆有驗初宋問

身既為人所殺何以不報云前人今尚為官命未合死
所以未復云也

出廣
異記

劉鴻漸

劉鴻漸者御史大夫展之族子唐乾元初遇亂南徙有
僧令誦金剛經鴻漸日誦經至上元年客於壽春一日
出門忽見二吏云奉太尉牒令追鴻漸云初不識太尉
何以見命意欲抗拒二吏忽爾直前拖曳鴻漸請著衫
吏不肯放牽行未久倏過淮至一村須臾持大麻衫及

腰帶令鴻漸著笑云真醋大衫也因而向北行路漸梗
澁前至大城入城有府舍甚嚴麗忽見向勸讀經之僧
從署中出僧後童子識鴻漸徑至其所問十六郎何以
至此因走白和尚云劉十六郎適為吏追以誦經功德
豈不往彼救之鴻漸尋至僧所虔禮求救僧曰弟子行
無苦須臾吏引鴻漸入詣廳事案後有五色浮圖高三
四尺迴旋轉動未及考問僧已入門浮圖變成美丈夫
年三十許云是中丞降階接僧問和尚何以復來僧云

劉鴻漸是已弟子持金剛經功力甚至其筭又未盡宜見釋也王曰若持金剛經當願聞耳因令跪誦鴻漸誦兩紙訖忽然遺忘廳西有人手持金鉤龍頭幡幡上碧字書金剛經布於鴻漸前令分明誦經畢都不見人但餘堂宇閨寂因爾出門唯見追吏忽有物狀如兩日來擊鴻漸鴻漸惶懼奔走忽見道傍有水鴻漸欲止而飲之追吏云此是人膏澄久上清耳其下悉是餘皮爛肉飲之不得還矣須臾至舍見骸形臥在牀上心頗惆悵

鬼自後推之冥然如入房戶遂活鬼得錢乃去也

出廣異記

張嘉猷

廣陵張嘉猷者唐寶應初為明州司馬遇疾卒載喪還家塋於廣陵南郭門外永泰初其故人有勞氏者行至郭南坐浮圖下忽見猷乘白馬自南來見勞下馬相慰如平生然不脫席帽低頭而語勞問冥中有何罪福猷云罪福昭然莫不隨所為而得但我素持金剛經今得無累亦當別有所適在旬月間耳卿還為白家兄令為

轉金剛經一千遍何故將我香爐盛諸惡物卿家亦有
兩卷經幸為轉誦增已之福言訖遂訣而去勞昏昧久
之方寤云

出廣
異記

魏恂

唐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剛經神功初為監門衛
大將軍時京有蔡策者暴亡數日方蘇自云初至冥司
怪以追人不得將撻其使者使者云將軍魏恂持金剛
經善神擁護追之不得即別遣使覆追須臾還報並同

冥官曰且罷追悔聞尤加精進

出廣異記

杜思訥

唐潞州銅鞮縣人杜思訥以持金剛經力疾病得愈每

至持經之日必覲神光

出廣異記

龍興寺主

唐原州龍興寺因大齋會寺主會僧夏臘既高是為宿德坐麗賓頭之下有小僧者自外後至以無坐所唯寺主下曠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輒叱之如是數次小僧恐

齋失時竟來就坐寺主怒甚倚柱而坐以掌摑之方欲
舉手大袖為柱所壓不得下合掌驚駭小僧慚沮不齋
而還房衆議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遂與寺衆同往
禮敬小僧惶懼自言初無道行不敢濫受大德禮數遂
巡走去因問平生作何行業云二十年唯持金剛經衆
皆讚嘆謂是金剛護持之力便於柱所焚香頂禮呪云
若是金剛神力當還此衣於是隨手而出也

出廣
異記

陳哲

唐臨安陳哲者家住餘杭精一練行持金剛經廣德初武康草賊朱潭寇餘杭哲富於財將搬移產避之尋而賊至哲謂是官軍問賊今近遠羣賊大怒曰何物老狗敢辱我爭以劍刺之每下一劍則有五色圓光徑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賊驚嘆謂是聖人莫不慚悔捨之而去

出廣異記

豐州烽子

唐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為党項縛入西蕃養馬蕃王

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
倍蕃王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子愛其了事
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
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
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有
力者兩匹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騁俱
乏死遂晝潛夜走數日後為刺傷足倒磧中忽風吹物
窸窣過其前因攬之裹足有頃不復痛試起步走如故

經宿方及豐州界歸家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我唯
念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見爾今果其誓因取經縫斷
亡數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磧中傷足事母令解足視之
裹瘡乃數幅經也其瘡亦愈

出西陽
雜俎

張鑑

唐丞相張鑑父齊丘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於像
前念金剛經十五遍積數十年不懈永泰初為朔方節
度使衙內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扇動軍人數百定謀

反叛齊丘因衙退於小廳間行忽有兵數十露刃走入齊丘左右唯奴僕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迴顧又無人疑是鬼物將及宅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云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兵亂入至小廳前見十餘人屹然庭中垂手張口投兵於地衆遂擒縛五六人瘡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上廳忽見二甲士長數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惡齊丘聞之因斷酒肉

出酉陽雜俎

崔寧

唐崔寧大厯初鎮西蜀時會楊林反健兒張國英與戰射中腹鏃沒不出醫曰一夕必死家人將備塋具與同伍泣別國英常持金剛經至夜夢胡僧與一九藥至旦瀉箭鏃出瘡便合瘡

出報應記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

報應五

太原孝廉

李廷光

陸康成

薛嚴

任自信

段文昌

劉逸淮

孫咸

僧智燈

王氏

左營伍佰

宋衍

陳昭

太原孝廉

唐大歷中太原偷馬賊誣一孝廉同情考掠旬日苦極
強服推吏疑其冤未具獄其人唯念金剛經其聲哀切
晝夜不絕一日有竹兩節墜獄中轉止其前他囚爭取
之獄卒意藏刃破視內有字兩行云法尚應捨何況非
法書跡甚工賊首悲悔具承以舊嫌之故誣之也

出酉陽雜俎

姐

李廷光

唐李廷光者為德州司馬敬佛不茹葷血常持金剛經
每念經時即有圓光在前用心苦至則光漸大少懷懈
惰則光漸小暗因此砥礪轉加精進

出報
應記

陸康成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掾不避強禦公退忽見亡
故吏抱案數百紙請押問曰公已去世何得來曰此幽
府文簿康成視之但有人姓名畧無他事吏曰皆來年
兵刃死者問曰得無我乎有則檢示吏曰有因大駭曰

君既舊吏得無情耶曰故我來啓明公耳唯金剛經可託即失之乃遂讀金剛經日數十遍明年朱泚果反署為御史康成叱泚曰賊臣敢干國士泚震怒命數百騎環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剛經矢無傷者泚曰儒以忠信為甲冑信矣乃舍去康成遂入隱於終南山竟不復仕

出報
應記

薛嚴

唐薛嚴忠州司馬蔬食長齋日念金剛經三十遍至七

十二將終見幢蓋音樂來迎其妻崔氏即御史安儼之
姑也屬纊次見嚴隨幢蓋冉冉昇天而去呼之不顧一
家皆聞有異香之氣

出報
應記

任自信

任自信嘉州人唐貞元十五年曾往湖南常持金剛經
潔白無點於洞庭湖中有異物如雲冒舟上俄頃而散
舟中遂失自信不知所在久之乃凌波而出云至龍宮
謁龍王四五人命昇殿念金剛經與珠寶數十事二僧

相送出宮一僧憑附少信至衡岳觀音臺紹真師付之
云是汝和尚送來令轉金剛經至南岳訪僧果見云和
尚滅度已五六年矣

出報
應記

段文昌

唐貞元十七年段文昌自斬入蜀應南康王韋臯辟命
洎韋之暮年為賊闢讒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卒賊闢
知留後文昌舊與闢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闢
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出郭二里見

火兩炬夾道百步為導初意縣吏迎候怪其不前高下
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也時
文昌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志誠必感有
感必應向之道左右乃經所著迹也後闕逆節漸露詔
以袁滋為節度使文昌從弟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
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於袁事旋發悉為魚肉
賊謂文昌知其謀於一時文昌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
戶悉閉忽聞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暴然

有聲驚起之際音尤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燭樺
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門扃已開闢矣文昌受持此經十
餘萬遍徵應孔著

出酉陽
雜俎

劉逸淮

唐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為右廂虞候王某為左廂虞候
與弘相善或謂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召俱
詰之弘即劉之甥因控地叩首大言劉意稍解王某年
老股戰不能自辯劉叱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

徑數寸固以筋漆立之不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又謂其不敢哭訪兵門卒即云大使無恙弘素與熟遂至臥內問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記初被坐時見巨手如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及貴計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官因事見謁韓方浴汗寫經諫官怪問之韓乃具道王

某事

出因
話錄

孫咸

唐梁崇義在襄州未阻兵時有小將孫咸暴卒信宿却
蘇言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衛甚嚴有吏引一僧對事
僧法號懷秀亡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及入冥無善可錄
乃給云我常囑孫咸寫法華經敕咸被追對初咸不省
僧固執之經時不決忽見沙門曰地藏語云若弟子招
承亦自獲祐咸乃依言因得無事又說對勘時見一戎
王衛者數百自外來冥王降階齊級升殿坐未久乃大

風卷去又見一人被考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剛經又好
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邊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
論俄經堆中有火一星飛向肉山頃刻銷盡此人遂履
空而去咸問地藏向來外國王風吹何處地藏王云彼
王當入無間向來風即業風也因引咸看地獄及門煙
焰扇赫聲若風雷懼不敢視臨視鑊湯跳沫滴落左股
痛入心髓地藏令一吏送歸不許漏洩冥事及迴如夢
妻兒環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寫經因請出家夢中所滴

處成瘡終身不差

出酉陽雜俎

僧智燈

唐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金剛經遇疾死弟子啓手猶熱不即入木經七日却活云初見冥中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曰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問人間衆僧中後食薏苡仁及藥食此大違本教燈報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云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荊州僧衆中無有飲藥者

出酉陽雜俎

王氏

公安潺陵村百姓王從貴妹未嫁常持金剛經唐貞元
中忽暴病卒埋已三日其家覆墓聞塚中呻吟遂發視
之果有氣舁歸數日能言云初至冥間冥吏以持經功
德放還王從貴能治木嘗於公安靈化寺起造其寺僧
曙中嘗見從貴說云

出西陽
雜俎

左營伍伯

唐南康王韋臯鎮蜀時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

火卒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纔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為蕃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於地以髮繫橛覆以駝屨卧其上此人唯念經題忽見金一鎚放光止於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逐金鎚走計行未得十餘里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市妻兒初疑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初韋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始免之

出酉陽雜俎

宋術

宋衍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
為鹽鐵院書手月錢兩千娶妻安居不議他業年餘有
為米綱過三門者因不識字請衍同去通管簿書月給
錢八千文衍謂妻曰今數月不得八千苟一月而致極
為利也妻楊氏甚賢勸不令往曰三門舟路頗為險惡
身或驚危利亦何救衍不納遂去至其所果遇暴風所
擊彼羣船盡沒唯衍入水捫得粟藁一束漸漂近岸浮
藁以出乃活餘數十人皆不救因抱藁以謝曰吾之微

命爾所賜也誓存沒不相捨遂抱藁疾行數里有孤姥
鬻茶之所茅舍兩間遂詣宿焉具以事白姥憫之乃為
設粥及明旦於屋南曝衣解其藁以晒於藁中得一竹
筒開之乃金剛經也尋以訊姥且不知其詳姥曰是汝
妻自汝來後蓬頭禮念寫經誠切故能救汝行感泣請
歸姥指東南一徑曰但尋此去校二百里可以後日到
家也與米二升拜謝遂發果二日達河陰見妻媿謝楊
媛驚問曰何以知之盡述根本楊氏怪之衍乃出經楊

媛涕泣拜禮頂戴衍曰用何以為記曰寫時執筆者悞
羅漢字空維上無四遂詣護國寺禪和尚處請添和尚
年老眼昏筆點過濃字皆昏黑但十日來不知其所在
驗之果如其說衍更嗚咽拜其妻每日焚香禮經於淨
室乃謂楊媛曰河濱之姥不可忘也遣使封茶及絹與
之使至其居及人皆不見詰於牧豎曰比水漲無涯際
何有人鬻茶復云路亦並無乃神化也數歲相國鄭公
綱為東都留守乃召衍及楊媛往問其本末并令將經

來與其男武職食月給五千因求其經至今為鄭氏所尊奉故岳州刺史丞相弘農公因覩其事遂叙之名曰

楊媛徵驗

出報應記

陳昭

唐元和初漢州孔目典陳昭因患病見一人著黃衣至牀前云趙判官喚爾昭問所因云至自冥間劉闢與竇懸對事要召為証昭即留坐逡巡又一人手持一物如毬胞前吏怪其遲答曰只緣此候屠行開因笑謂昭曰

君勿懼取生氣須得猪脬君可面東側臥昭依其言
不覺已隨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里餘至一城大如府城
甲士守門及入見一人怒容可駭即趙判官也語云劉
闢敗東川竇懸捕牛四十七頭送梓州稱准劉闢判殺
闢又云先無牒君為孔目典合知事實未及對隔壁聞
竇懸呼陳昭何在及問兄弟妻子存亡昭即欲參見冥
吏云竇使君形容極惡不欲相見昭乃具說殺牛實奉
劉尚書委曲非牒也紙是麻見在漢州某私房架上即

令吏領昭至漢州取之門館扃鑰乃於節竅中出入委曲至闕乃無言趙語昭爾自有一過知否竇懸所殺牛爾取一牛頭昭未及答趙曰此不同人間不可假也須臾見一卒挈牛頭而至昭即恐懼求救趙令檢格合決一百考五十日因謂昭曰爾有何功德昭即自陳曾設若干齋畫佛像趙云此來生福耳昭又言曾於表兄家讀金剛經趙曰可合掌請昭如言有頃見黃襪箱經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視之即表兄所借本也標有燒處

尚在又合掌其經即滅趙曰此足以免便放回令昭往
一司曰生祿按檢其修短吏報云昭本名釗是金旁刀
至某年改為昭更得十八年昭聞惆悵趙笑曰十八年
大得作樂事何不悅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見一馬當
路吏云此爾本屬可乘此即騎乃活死半日矣

出酉陽
雜俎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

報應六

王忠幹

王偁

李元一

魚萬盈

于李回

強伯達

僧惟恭

王沔

董進朝

康仲威

吳可久

开行立

僧法正

沙彌道蔭

何老

勾龍義

趙安

王忠幹

唐元和三年李同捷阻兵滄州景帝命李祐統齊德軍討之初圍德州城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傷十八九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內八將官健兒王忠幹博野縣人長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闕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身中箭如蝟為櫺木擊落同火卒曳出羊馬城外置之水濠裏岸祐以暮夜命抽軍其時城

上矢天下如雨同火忙忘取忠幹尸忠幹既死如夢至荒野遇大河欲渡無因仰天哭忽聞人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因求指營路其人云爾莫怕我令爾可得渡此河忠幹拜之纔頭低未舉神人把腰擲之空中久方著地忽如夢覺聞賊城上交二更初不記過水亦不知瘡擡手捫面血塗眉睫方知傷損乃舉身強行百餘步却倒復見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幹驚懼走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喝號聲遂及本營訪同火卒方知

其身死水濠岸裏卽是夢中所過河也

出酉陽雜俎

王偁

王偁家於晉州性頑鄙唐元和四年其家疾疫亡者十八九唯偁偶免方疾食狗肉目遂盲不知醫藥唯禱鬼神數年無報忽有一異僧請飯謂曰吾師之文有金剛經能排衆苦報應神速居士能受之乎偁辭愚又無目固不可記僧勸寫之偁從其言得七卷請僧誦之數日夢前僧持刀決其目乃驚寤覺有所見久而遍明數月

如舊偁終身轉經不替

出報應記

李元一

李元一唐元和五年任饒州司馬有女居別院中宵忽見神人驚悸而卒顏色不改其夫嚴訥自秦來至蒼湖恍惚見其妻行水上而至訥驚問之妻泣曰某已亡矣今鬼也訥駭異之曰近此鴈浦村有嚴夫子教衆學彼有奇術公往懇請哀救某庶得復生矣訥後果見嚴夫子拜謁泣訴盡啓根本嚴初甚怒郎君風疾何乃見凌

訥又拜悲泣久乃方許曰殺夫人者王將軍也墓在此
堂內西北柱下可為寫金剛經令僧轉讀於其所祠焉
小娘子必當還也訥拜謝疾往郡城明日到具白元一
寫經連令讀之七遍女乃開目久之能言媿謝其夫曰
茲堂某柱下有王將軍枯骨抱一短劍為改葬之劍請
使留以報公德發之果驗遂改瘞留其劍元一因寫經
數百卷以施冥冥

出報
應記

魚萬盈

魚萬盈京兆市井粗猛之人唐元和七年其所居宅有大毒蛇其家見者皆驚怖萬盈怒一旦持巨棒伺其出擊殺之烹炙以食因得疾臟腑痛楚遂卒心尚微煖七日後蘇云初見冥使三四人追去行暗中十餘里見一人獨行其光繞身四照數尺口念經隨走就其光問姓字云我姓趙名某常念金剛經者汝但莫離我使者不敢進漸失所在久之至其家萬盈拜謝曰向不遇至人定不回矣其人授以金剛經念得遂還及再生持本重

念更無遺闕所疾亦失因斷酒肉不復殺害日念經五

十遍

出報
應記

于李回

于李回舉進士唐元和八年下第將歸有僧勸曰郎君
欲速及第何不讀金剛經遂日念數十遍至王橋宿因
步月有一美女與言遂被誘去十餘里至一村舍戲笑
甚喧引入升堂見五六人皆女郎李回慮是精怪乃陰
念經忽有異光自口出羣女震駭奔走但聞腥穢之氣

蓋狐狸所宅榛棘滿目李回茫然不知所適俄有白犬
色逾霜雪似導李回前行口中有光復照路逡巡達本
所後至數萬遍

出報
應記

强伯達

唐强伯達元和九年家於房州世傳惡疾子孫少小便
患風癩之病二百年矣伯達纔冠便患囁於父兄疾必
不起慮貽後患請送山中父兄裹糧送之巖下泣涕而
去絕食無幾忽有僧過傷之曰汝可念金剛經內一四

句偈或脫斯苦伯達既念數日不絕方畫有虎來伯達
懼甚但瞑目至誠念偈虎乃遍舐其瘡唯覺涼冷如傳
上藥了無他苦良久自看其瘡悉已乾合明旦僧復至
伯達具說僧即於山邊拾青草一握以授曰可以洗瘡
但歸家煎此以浴乃嗚咽拜謝僧撫背而別及到家父
母大驚異因啓本末浴訖身體鮮白都無瘡疾從此相
傳之疾遂止念偈終身

出報
應記

僧惟恭

唐荊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餘年念金剛經日五十遍
不拘僧儀好酒多是非為衆僧所惡遇病且死同寺有
僧靈歸其跡類惟恭為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寺一里
逢五六月年少甚都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如龜茲部問
靈歸惟恭上人何在靈歸即語其處所疑寺中有供也
及晚回入寺聞鐘聲惟恭已死因說向來所見其日合
寺聞絲竹聲竟無樂人入寺當時名僧云惟恭蓋承經
之力生不動罔亦以其迹勉靈歸也靈歸感悟折節緇

門出酉陽

雜俎

王沔

唐元和中嚴司空綬在江陵時岑陽鎮將王沔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回至沔灘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著岸不死視手中物乃金剛經也沔灘至於下牢鎮三百餘里

出酉陽雜俎

董進朝

董進朝唐元和中入軍時宿直城東樓上一夕月明忽見四人著黃從東來聚立城下說已姓名狀若追捕因相語曰董進朝常持金剛經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輩蒙惠如何殺之須枉命相代若此人他去我等無所賴矣其一人云董進朝對門有一人同年同姓壽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見進朝驚異之及明聞對門哭聲問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進朝感泣說之因為殯塋供養其母後出家法名慧通住興元寺

出報應記

康仲戚

康仲戚唐元和十一年往海東數歲不歸其母唯一子
日久憶念有僧乞食母具語之僧曰但持金剛經兒疾
回矣母不識字令寫得經乃鑿屋柱以陷之加漆其上
晨暮敬禮一夕雷霆大震拔此柱去月餘兒果還以錦
囊盛巨木以至家人拜跪母母問之仲戚曰海中遇風
舟破墜水忽有雷震投此木於波上某因就浮之得至
岸某命是其所與敢不尊敬母驚曰必吾藏經之柱即

破柱得經母子常同誦念

出報應記

吳可久

吳可久越人唐元和十五年居長安奉摩尼教妻王氏亦從之歲餘妻暴亡經三載見夢其夫曰某坐邪見為蛇在皇子陂浮圖下明日當死願為請僧就彼轉金剛經冀免他苦夢中不信叱之妻怒唾其面驚覺面腫痛不可忍妻復夢於夫之兄曰園中取龍舌草搗傳立愈兄寤走取授其弟尋愈詰旦兄弟同往請僧轉金剛經

俄有大蛇從塔中出舉首徧視經終而斃可久歸佛常

持此經

出報
應記

开行立

唐开行立陝州人不識字長慶初常持金剛經一卷隨身到處焚香拜禮忽馳貨出同州遇十餘賊行立棄貨而逃不五六十斤賊舉之竟不能動相視驚異追行立問之對曰中有金剛經恐是神力賊發囊果有經焉却與百餘千請其去誓不作賊受持終身

出報
應記

僧法正

唐江陵開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病卒至冥司見若王者問師生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剛經乃揖上殿登綉座念經七遍侍衛悉合掌階下考掠論對皆停息而聽念畢遣一吏引還王下階送曰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讀誦因隨吏行數十里至一大坑吏因臨坑自後推之若隕空焉死已七日惟面不冷荊州僧常靖親見其事

出西陽
雜俎

沙彌道蔭

唐石首縣有沙彌道蔭常念金剛經長慶初因他出夜歸中路忽遇虎吼擲而前沙彌知不免乃閉目坐默念金剛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中人來往虎乃去視其蹲處涎流於地

出酉陽雜俎

何老

何老鄂州人常為商專誦金剛經唐長慶中因傭人負貨夜憩於山路忽困寐為傭者剽其首投於澗中取貨

而趨市方鬻見何老來惶駭甚何曰我得誦經之力誓
不言於人遂相與為僧

出報
應記

勾龍義

勾龍義閬州里人唐長慶中於鄭縣傭力自給常以邑
人有疾往省之見寫金剛經龍義無故毀棄而止絕之
歸即啞啞醫不能愈頑嚚無識亦竟不悔僅五六年忽
聞鄰人有念是經者惕然自責曰我前謗真經得此啞
病今若悔謝終身敬奉却能言否自後每聞念經即倚

壁專心而聽之月餘疑如念得數日偶行入寺逢一老僧禮之僧問何事遂指口中啞僧遂以刀割舌下便能語因與念經正如鄰人之聲久而訪僧都不復見壁畫須菩提指曰此是也乃寫經畫須菩提像終身禮拜

出報

應記

趙安

趙安成都人唐太和四年常持金剛經日十遍會蠶寇退歸安於道中見軍器輒收置於家為仇者所告吏捕

至門涕泣禮經而去為獄吏所掠遂自誣服罪將科斷
到節帥廳枷杻自解乃詰之安曰某不為盜皆得之巷
陌每讀金剛經恐是其力節帥叱之不信及過次忽於
安名下書一放字後即云餘並准法竟不知何意也及
還洗浴禮經開匣視之其經揉裂折軸若壯夫之拉也
妻曰某忽聞匣中有聲如有所斫扑乃安被考訊之時無
差失也

出報
應記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

報應七

何軫

王殷

王翰

甯勉

倪勤

高涉

張政

李琚

巴南宰

元初

兗州軍將

楊復恭弟

蔡州行者

販海客

何軫

何軫以鬻販為業妻劉氏少斷酒肉常持金剛經先焚香像前願年止四十五臨終心不亂先知死日至唐太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捨資裝供僧欲入歲徧別親故何軫以為病魅不信至歲除日請僧授八關沐浴更衣獨處一室趺坐高聲念經及辨色悄然兒女排室看之已卒頂熱灼手軫以僧禮塔塋在荊州北郭

出酉陽雜俎

王殷

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如葷飲酒為賞設庫子
前後為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唐太和四
年郭釗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錦纈
郭嫌其惡弱令袒背將斃之郭有蕃狗隨郭臥起非使
宅人逢之輒噬忽吠聲立抱王殷之背驅逐不去郭異
之怒遂解

出酉陽
雜俎

王翰

唐太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

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已姪為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已兄貌皆不類其兄語云有冤牛一頭訴爾燒畬枉燒殺之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塋篋殺狗二頭狗亦訴爾爾今名未注死籍猶可以免為作功德翰欲為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

遂捨業出家

出西陽雜俎

甯勉

甯勉者雲中人年少有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為衙將後以兵四千軍於飛狐城時薊門帥驕悍棄天子法反書聞闕下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鉦鼓震地飛狐人洶然不自安謂甯勉曰薊兵豪健不可敵今且至矣其勢甚急願空其邑以遁去不然旦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盡血賊刃下悔寧可及雖天子神

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計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薊師之鋒將聽邑人語慮得罪於天子欲堅壁自守又慮一邑之人悉屠於賊手憂既甚而策未決忽有謀者告曰賊盡潰矣有棄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即登城垣望時月明朗見賊兵馳走顛躓者不可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邑門縱兵逐之生擒數十人得遺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圖氏常誦佛書金剛經既敗薊師擒其虜以訊焉虜曰向夕望見城上有巨人數百長三丈餘雄俊

可懼怒目呿吻袒裼執劒薊人見之慘然汗慄即走避
又安有闔心乎勉悟巨人乃金剛也益自竒之勉官御
史中丞後為清塞副使

出宣
室志

倪勤

倪勤梓州人唐太和五年以武畧稱因典涪州興教倉
素持金剛經倉有廳事面江甚為勝槩乃設佛像而讀
經其中六月九日江水大漲惟不至此廳下勤讀誦益
勵洎水退周視數里室屋盡溺唯此廳畧不沾漬倉亦

無傷人皆禮敬

出報
應記

高涉

唐太和七年冬給事中李石為太原行軍司馬孔目高涉因宿使院鑿鑿鼓起時詣鄰房忽遇一人長六尺餘呼曰行軍喚爾涉遂行行稍遲其人自後拓之不覺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漸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在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朱綠當按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對復至

一處數百人露坐與猪羊雜處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壻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時作新人局遣某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相責意甚苦毒涉遽云爾時祇使市肉非羊也則遂無言因見羊人立嚙則逡巡被領他去倏忽又見一處露架方梁梁上釘大鐵環有數百人皆持刀以繩繫人頭牽入環中剝剔之涉懼走出但念金剛經倏忽逢舊相識楊演云李說尚書時杖殺賊李英道為劫賊事已於諸處受生三十年今却訴前事君常

記得否涉辭已年幼不省又遇舊典段怡先與涉為義兄弟逢涉云弟先念金剛經莫廢忘否向來所見未是極苦處勉樹善業今得還亦經之力因送至家如夢死已經宿向拓處數日青腫

出酉陽雜俎

張政

張政邛州人唐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初見四人來捉行半日至大江甚濶度深三尺許細看盡是膿血便小聲念金剛經使者色變入城見胡僧長八尺餘罵

使者曰何不依帖亂捉平人盡皆驚拜及領見王僧與
對坐曰張政是某本宗弟子被妄領來王曰待畧勘問
僧色怒王判放去見使者四人皆著大枷僧自領政出
城不見所渡之水僧曰吾是汝所宗和尚汝識我否我
是須菩提乃知是持經之力再三拜禮僧曰弟子合眼
僧以杖一擊不覺失聲乃活死已三日唯心上煖

出報
應記

李琚

唐李琚成都人大中九年四月十六日忽患疫疾恍惚

之際見一人自稱行病鬼王罵琚云抵犯我多未領汝
云明日復共三女人同來速設酒食皆我妻也琚亦酬
酢曰汝何得三妻但聞呵叱啾唧不覩人也却四度來
至二十一日辭去琚亦拜送却回便覺身輕於佛堂作
禮將喫粥却行次忽被風吹去住足不得乃至一大山
見江海無涯人畜隨琚立岸邊不知所向良久有黃衫
人問曰公是何人隨我來才四五步已見江山甚遠又
問作何善事若無適已於水上作猪羊等也細說恐王

問琚云在成都府曾率百餘家於淨衆寺造西方功德一堵為大聖慈寺寫大藏經已得五百餘卷兼慶讚了使者引去約五十里見一大城入門數里見殿上僧長六七尺語王云此人志心造善無有欺誣王詰黃衫人如何處得文帖追平人來答云山下見領來無帖追王云急送去便見所作功德在殿上碑記分明石壁造廣利方在後使者領去又入一院令坐向琚說緣漢州刺史韋某亡欲令某作刺史琚都不諭六七日已來放歸

凡過十二處皆云王院悉有侍衛總云與寫一卷金剛
經遂到家使人臨別執手亦曰乞一卷金剛經便覺頭
痛至一塔下聞人云我是道安和尚作病卓頭兩下願
得爾道心堅固遂醒見觀音菩薩現頭邊立笑自此頓
寤妻兒環哭云沒已七日惟心上煖寫經與所許者自
誦不急出報應記

巴南宰

巴南宰韋氏常念金剛經唐光化中至泥溪遇一女

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山嶺行人相駐叫噪見是赤
狸大蟲三子母也逡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是持

經之力也

出述
異記

元初

唐元初九江人販薪於市年七十常持金剛經晚歸江
北中流風浪大起同涉者俱沒唯初浮於水上即漂南
岸羣舟泊者悉是大商見初背上光高數尺意其貴人
既得活爭以衣服遺之及更召以與飯語漸熟乃知村

叟因詰光所自云某讀金剛經五十年矣在背者經也
前後厄難無不獲免知是經之力也

出報
應記

兗州軍將

乾符中兗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令嚴峻嘗有一軍將衙
叅不到崔大怒令就衙門處斬其軍將就戮後顏色不
變衆咸懼之是夜三更歸家妻子驚駭謂是鬼物軍將
曰初遭決斬時一如醉睡無諸痛苦中夜覺身倒衙中
因爾還家妻子罔知其由明旦入謝崔驚曰爾有何幻

術能致軍將云素無幻術自少讀金剛經日三遍昨日
誦經所以過期崔問記得斬時否云初領到戟門外便
如沉醉都不記斬時崔又問所讀經何在云在家鑠函
子內及取到鑠如故毀鑠見經已為兩斷崔大驚自悔
慰安軍將仍賜衣一襲命寫金剛經一百卷供養今充
州延壽寺門外蓋軍將衙門就法并斬斷經之像至今

尚存

出報
應記

楊復恭弟

唐內臣姓楊忘其名復恭之弟也陷秦宗權鹿晏洪劉巨容賊內二十餘年但讀金剛經雖在城中未嘗廢會宗權男為襄陽節度使楊為監軍使楊因人心危懼遂誘麾下將趙德言攻殺宗權男發表舉德言為節度使由是軍府稍定民復舊業矣楊於課誦之功益加精勵嘗就牙門外柳樹下焚香課誦之次歛有金字金剛經一卷自空中飛下楊拜捧而立震駭心目得非信受精虔獲此善報也故陷於賊黨二十年間終能梟巨盜立

殊勲克保福祿者蓋佛之冥祐也

出報
應記

蔡州行者

唐宋汶牧黃州日秦宗權阻命作亂將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剛經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權差為細作令入黃州探事行者至黃州未逾旬為人告敗宋汶大怒令於軍門集衆決殺忽報有加官使到將校等上言方聞喜慶不欲遽行殺戮由是但令禁錮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狴牢次報使入境復且停止使已發引出就

刑值大將入衙見之遽白於宋曰黃州士馬精彊城壘
嚴峻何懼姦賊窺覘細作本非惡黨受制於人將軍曲
貸性命足示寬恕汝然之命髡髮負鉗緣化財物造開
元新寺寺宇將就之一夜夢八金剛告曰負鉗僧苦行
如此締構既終盍釋其鉗以旌善類汝覺大異之遂令
釋鉗待以殊禮自後一州悉呼為金剛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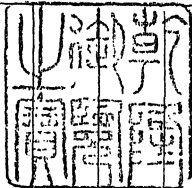
出報
應記

販海客

唐有一富商恒誦金剛經每以經卷自隨嘗賈販外國

夕宿於海島衆商利其財共殺之盛以大籠加巨石并
經沉於海平明衆商船發而夜來所泊之島乃是僧院
其院僧每夕則聞人念金剛經聲深在海底僧大異之
因命善泅者沉於水訪之見一老人在籠中讀經乃牽
挽而上僧問其故云被殺沉於海不知是籠中忽覺身
處宮殿常有人送飲食安樂自在也衆僧聞之悉普加
讚歎蓋金剛經之靈驗遂投僧削髮出家於島院

出報
應記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